

如何在考试时代提升教育本质

《教育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众多知名教育专家联合推荐
[美]德博拉·梅耶尔 Deborah Meier

这是一位教育学家的肺腑之言

教育改革众说纷纭，她始终能准确认知教育本质，并为之付出终生努力

In Schools We Trust

如何在考试时代提升教育本质

〔美〕德博拉·梅耶尔 Deborah Meyer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在考试时代提升教育本质/(美)梅耶尔著;曾珊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ISBN 978-7-5006-8522-7

I.如... II.①梅... ②曾... III.中小学—教育理论—研究

IV.G6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249 号

In schools we trust: creating communities of learning in an era of testing and standardization

By Deborah Meier

Copyright © 2002 by Deborah Mei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如何在考试时代提升教育本质

作 者: (美)德博拉·梅耶尔

译 者: 曾 珊

责任编辑: 葛建亨

美术编辑: 张 建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 行: 北京中青文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5516875 / 65516873

网 址: www.cyb.com.cn www.antguy.com

制 作: 中青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90 千字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5006-8522-7

定 价: 19.00 元

我社将与版权执法机关配合大力打击盗印、盗版活动,敬请广大读者协助举报,经查实将给予举报者重奖。

举报电话:

北京市版权局版权执法处

010-64081804

中国青年出版社

010-65516875

010-65516873

中青版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学校中信任的建立 第一部分

有信任才有安全感 013

Mission Hill:我创办的共享式学校 030

如何让家长和学校相互信任 047

建立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信任 065

标准化考试 第二部分

标准化考试的不足之处 087

对标准化考试的改革 110

规模的建立与核心价值的提升 第三部分

规模化:把握机会,做到最好 131

公共教育的价值所在 150

我无法想象到今天我们自己所处的教育环境前景。标准化考试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普及。大多数州都在根据标准化考试的分数来决定哪些学生应该从高中毕业,哪些学生应该继续念书,以及应该给老师和校长支付多少工资。

我无法确切地预计出这种变化对学校和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会在多快的时间内表现出来。学校的活动正逐渐围绕考试而展开,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都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后果。孩子们为了提高考试成绩,不得不越来越早地开始正式的学习行为。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是对一个只有4岁的小孩来说,标准化考试也已经成了考核和评价他的方式。一些大城市已经通过剥夺孩子的休息时间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课堂时间。每天从早到晚,孩子们在高度官僚和低效的公共机构中接受着无知强硬的成年人的监视,他们被告知,只有做到头悬梁锥刺股才是好好学习的表现。

目前,美国人对学校的主流态度是建立在一种新的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在所有这些变化中都蕴涵着这种不信任。我们不信任老师的判断,因此我们就会制约他们做出的选择。我们也不信任校长、父母或地方学校董事会。我们不信任整个公立学校系统。我们不再信任别人,而是倾向于学习本身。我认为,这种影响深远的的不信任感根源在于,我们生活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教育的发展速度。归根结底,对于买主来说,他们要提防将要卖给他们的东西,其中就包括学校提供的教育。但是,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社会的不信任感正在通过教育标准化和官僚化的方式,以“恢复责任感”为由的古代执政官的方式,蔓延到整个教育体系中。

这种变化的悲哀之处在于,它破坏了我一直认为可以使学校变得更值得信赖并且可以提高标准化水平的最好途径。标准化和官僚化却为他们一直在致力于解决的不信任的问题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更可悲的是,标准化和官僚化摧毁了我们一直呼吁的所缺乏的教育多样性的可能性。值得庆幸的是,我在5年前提倡的一些东西仍然保留了下来。例如,各地的小规模学校和公立学校都在获得日益强大的支持。但是,这些改良教育的前景却正在面临着威胁。

这本书旨在探讨以不同的方式组织学校教学的可能性。就像一些考试和标准化教学的拥趸一样,我也坚持认为成年人对儿童教育负有义务和责任。和他们一样,我认为传统的公立学校无法满足更多人对知识的需求,很多孩子已经抛弃了那些有名无实的学校。我相信,如果改变目前的发展方向,就可以找到解决方法。我们要求学校为所有儿童都提供那些曾

经只为一小部分精英提供的各类教育——但是他们正在被迫从事工厂模式化的教学,因此事实上无法实现这个目标,这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个宏大的教育远景,就必须通过提高——而不是削弱——那些最了解儿童的人所做出的权威判断,积极地恢复我们所需要的信任感。对于儿童来说,没有任何捷径可以使他们变成有责任感、知识体系完善的成年人。他们需要通过和具备这些素质的成年人交往,来实现这些能力的培养。

当然,这本书所要传达的信息并不是“只能信任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对我们的学校建立什么样的信任呢?我们应该在学校中体验到哪种信任呢?我所说的信任不是盲目的。彼此之间的信任是来之不易的,是通过健康、积极的怀疑锤炼而来的,对信任的需求是在持续不断的过程中获得的——如今,什么样的学校教职员工能够承担这种需求的责任呢。因此,信任是一个目标,也是一种工具。这种信任要求我们即使在信任被背叛时,也要去适应,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学校能够使孩子们坦然地面对现代社会和生活,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去适应它。本书中提到的故事都来自于那些由值得信任的成年人负责建设和管理的公立学校。它们仅仅是我们这个国家中数以千计的学校中的一小部分,因而它们的故事常常被我们所忽视。这是一些为了孩子,通过互相谨慎沟通乃至争论的方式来决定事情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老师被鼓励互相交流,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根据日常经验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父母经常与老师会面,提出自己的观点,当然,有时他们也会制造麻烦。孩子们学习民主对话的艺术,以及做出判断的艺术。校长是老师的伙伴,并尊重他们的群体。在这种学校中,你可以看到,人

们超越了年龄和专业的界限,融洽地相处。人们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但是,其底限是,学校应该有充足的职权来对孩子进行管理。

当然,如果这种信任不能帮助学校教会孩子应该知道的东西,那么所有这些都没有意义的。但实际上它在这方面对学校是有帮助的。我在本书中探讨的这类信任,虽然有不同的背景和意义,但都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就我曾经工作过的学校的孩子来说,以及其他许多这样的孩子,都渴望积极地学习——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孩子都是这样做的,远远超过那些在传统模式的公立学校上学的孩子。

我知道,即使是在那些常常处于优势地位的最好的学校中的最好的员工,也有一半正在考虑放弃只是言听计从的工作。在我们许多学校群体中的真实生活是非常令人困顿的,充满了失望、争执和挫折——这恰恰反映了更大社会群体的生活真相。而通过教师集体决策模式管理的学校会使老师对彼此的工作承担责任,邀请父母参与到学校的生活中,平衡了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之间的权力,能够处理一些很大的分歧——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工作中尽量避开挫折,可以使我们从我们的团队中获得快乐——我们的同事、孩子和家庭。如果没有对孩子的喜爱,对社会的热爱,很难做到一天到晚都围着孩子转。

这就是本书的主旨:当信任与学校教育挂钩时,它所具有的复杂属性。这个主题需要探讨这个术语本身的各种意义,使我们想起了它固有的矛盾和限制。对于任何情况,都有各种适当的和不适当的信任的水平 and 方式。

并不是我自然就会产生信任，也不是我更容易获得信任。正相反，从我接触公共教育的那天开始，我就认识到，对于我来说必须有一种使学校“获得足够信任”的方法，才能挽留住公立学校孩子的父母和老师。我也知道，信任并不是意味着要放弃我所怀疑的思维方法。如果我信任我自己，这是最重要的起点，它可能需要建立在多次不信任的基础之上。当朋友们考虑他们是否应该相信在电视上偶然见到的政客的政见时，我记住了妈妈的一句话——“他们都有自己的业绩记录，如果你愿意信任他们，就去查看一下他们的记录。”如果这句话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是对的，那么在今天这个充满虚拟现实的世界中，这句话显得尤为恰当。

我希望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阐明，什么样的学校是值得信任的——尽管它有缺点，以及为什么说信任是与认知紧密相连的。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希望证明通过考试建立的信任是不可取的。我将论证，这种对考试的貌似科学其实错误的崇拜，将会破坏学校用来培养我们的孩子在校内、校外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和责任感。根据这种观点建立起来的标准化考试和这种体系已经成为阻碍我们发展的最新障碍，它们将吞噬老师的活力，使他们以战胜考试为目标，而不是履行培养孩子全面发展的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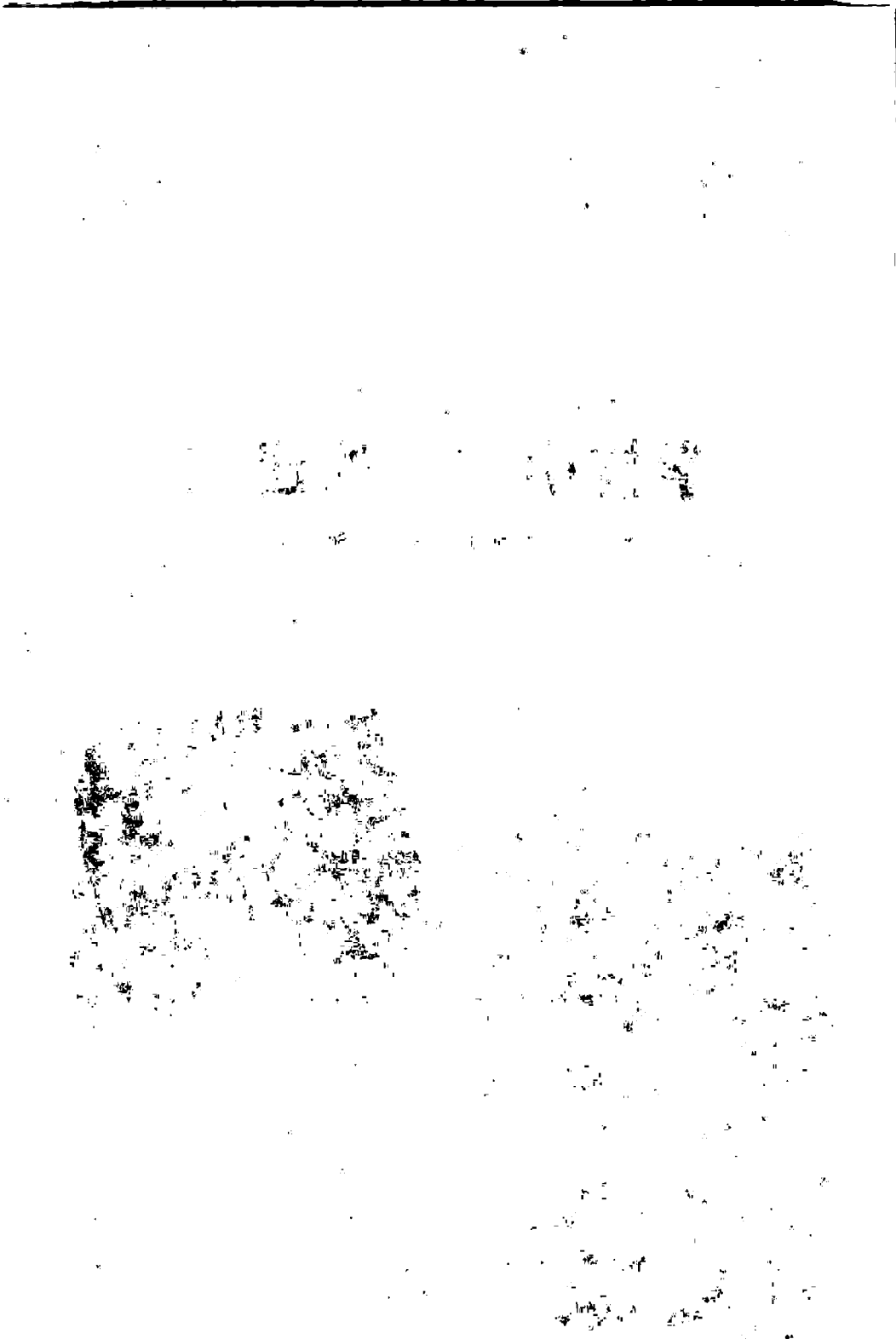
最后，我还会探讨那些建立在可能会出错的人的判断基础上的“规模化”工作公共政策的含意，以及要求学校拥有足够信任的内在复杂性。这本书同时也是针对为生存和发展这对矛盾之间寻找解决方案的抗辩——有些甚至是民主公众生活的辩论的还原。

我坦然地希望能够说服你,我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培养我们的孩子。我建议的方法也是非常可行的,只需要付出一些必要的花费即可。这种方法适合绝大多数的孩子,同时由于容易受到质疑,也使其会成为很好的政治卖点。这种小规模的和固定的学校群体无法脱离更大的世界,但是可以进行最好的教育,使孩子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这个世界。当我们成功地创建这种群体时,不仅会使我们的孩子更加成熟,也会使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想象出什么样的世界可以共享这种信任的价值。

第一部分 学校中信任的建立

Part One: Trust and the Culture of Schools





第1章

有信任才有安全感

CHAPTER ONE: Learning in the Company of Adults

一天下午，我发现自己走近了一群孩子，他们正在我们的走廊里闲逛。他们并不是偷偷摸摸地，说话的声音时有时无，时高时低，但是，总能让附近的人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而此时，我们这些成年人正在给每个房间上锁，并且随意地讨论一些事情。他们给我一种清晰的印象，那就是，他们既要有自己的世界，又要保证和我们成年人能够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不得不提醒他们（和我自己）：“学校一个小时前就放学了。你们不能像这样在学校里闲逛，这样很不安全。”当然，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离开的话，对我来说是安全的。我必须要考虑到责任的问题。在早些年前，在同样的情形下，有个很开心但又很好奇且真诚的小男孩把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用话语表达了出来：“您的意思是，我们到街上去会更安全吗？”我像往常一样让他们离开，但对于嘴上说的警告，他们和我都没有当真。

有两个事实使我记住了这些事情，以及其他类似的许多事情：一是年轻人有希望参与到那些正在从事成年人工作的成年

人群体中的真实、真诚的愿望，二则是我们的机构和成年人的生活方式，这二者使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当我回想在学校三十多年的经历时，我认为这两个事实之间的冲突就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教育窘境。孩子们希望逗留在成年人身边的愿望中，存在着这样的秘密，这正是我们改变学校的关键——也是最佳学习方法的关键。

许多年前，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曾经邀请了一些高中中途退学的学生，当时，这些学生被问道，在他们认识的人中是否有大学毕业的。他们都回答没有。但这并不是事实。因为我认为，他们在上学的那些时间里起码认识了十多个老师，而这些老师大部分都上过大学。但是，我错了。当我开始更加关注于此事时，我发现，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不认识任何老师。因为他们对我们成年人总是视而不见的。在给一个朋友的建议中，我谈到了当我看到一些十几岁的少年涌入地铁，大声地放着音乐，说着一些在我看来很不合适的话，穿着让人咋舌的服饰时，我的感受难以形容。朋友提醒我说，认为他们在做一些“打扰别人”的事情可能是我的主观想法，或许他们确实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

现在，无论是在学校里或是在学校外，孩子们都没有成年人（他们也将长大成为的那种成年人，或者是我们希望他们长大以后成为的那种成年人）陪伴的这个事实让人很吃惊；事实上，除了他们的家人以外，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呆在很多成年人身边。无论是好是坏，我们的孩子没有像曾经是大部分孩子被培养成人的标准模式那样，与成年人在一起做事。他们即使在承担一些工作的时候，也通常是由十几岁的少年陪伴，例如在

Gap(美国最大的服装零售连锁店之一)或麦当劳打工一样。

这真的是一种新现象吗？是的。这样对形成良好的学校教育所需的信任度有影响吗？回答是再一次的肯定。

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更近的时代时，孩子在成年人的陪伴下提前进入了成年期。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孩子到十五六岁时，大多已经开始了成年人的生活——而在现在，这个年龄的大多数少年仍然需要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涉足成年人世界：生育孩子，为生活而忙碌。那时的孩子从出生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混龄环境之中——小型社区、农场、工作场所，在这些环境中他们与成年人亲密无间，了解他们是如何工作的，讨论他们的生活。在那时，孩子并不是无忧无虑，不会有太多尝试成功的机会。对自己反复强调这个事实是很有帮助的。在一个世纪以前，对于许多人来说，早早地踏入成年生活是产生巨大痛苦和磨难的一个根源。身体健康的人努力工作，希望营造一个时间更长、更具保护力的童年时代。但直到最近，大部分关于如何成长为成年人的学习过程都或多或少地随着成年人的陪伴而进行——通过与他们一起工作，学习语言和风俗，接受教诲和指导，并通过亲身体验，就像从他们那里学习说话和走路一样。

孩子们曾经通过成为团队中的一员来学习长大成人的技能，在这个团队中他们能自然地学会一些习惯和礼节。在我出生时，即使在美国，大多数少年也没上过中学，他们从正式的学校教育中学习到的知识只是他们在社会上奋斗所需知识中非常小的一部分。通常他们踏入的行业都是他们非常熟悉并已观察多年的行业，因此他们是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承担起一个成

年人的责任。从一名生手到成长为一名行家的道路常常是循序渐进的,与正规的学校教育关系不大。心理语言学家弗兰克·史密斯恰当地比喻道:孩子们加入成年人的生活“俱乐部”,并从中逐渐吸收技术、能力和态度(有时他们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他们会发现,现在和将来都是可以预测并且值得信赖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这样。保守的人仍然坚持这种学习方式——以有序发展的方式一代人承袭着另一代人——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人的学习方式。

在为过去自然学习寻求替代的过程中,我们创造了学校,然后开始系统地将非学校的教育方式变成了历史。学校承担起以前那些由多个年龄段所构成的群体的大部分职能——但是,涵盖的年龄层范围呈不断缩小的趋势。在那些令人畏缩但或许并不让人感到惊讶的命运扭曲中,代替那些自然学习群体的学校同时也在对成年人进行着转变——更加非人性化。

正规学习有意地忽视了在传统方式下从幼年时代到成年人阶段形成的能力。现在,大部分孩子都已经和成年人群体脱离开来。更为荒唐的是,其中还包括他们在学校中要面对的成年人。许多年轻人仅仅是在书本纸张上就完成了几年的高中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不认识一个成年人,也不被任何一个成年人所认识。枯燥的课本和标准化的课程由一些成年人在七八个45分钟时间段内教授完成,根本不管孩子们有没有兴趣。

我们创造了学校,而现在,学校充其量不过是一幅漫画,描绘的是孩子们为了成长为有思想的人、有技能的团队成员,或者真理探索者而需要的东西。孩子们坐在那里,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地在一些没有特别相关性的科目之间忙碌。这些都是由一